春秋翼附

春秋翼附卷之九

明嘉禾後學廣甯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文公下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按文仲魯之名大夫也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乃四十餘年之間魯政多疵無所裨益坐視文子叔敖之交結外援東門襄仲之專權驕恣而不能規救則將焉用彼相哉孔子獨以不立展禽之賢譏其竊位乃知賢奸不共國而治聖人

之意深矣

夏秦伐晉

按晉背秦施世相仇敵令狐之役又背盟詐敗秦之欲甘心于晉也非一日矣近見晉靈幼弱趙盾專權亂國機會可乘故先歸襚于魯以離其黨與遂稱兵舉伐冀報令狐之恥此雖康公之夙憤亦未必非公子雍導之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吳氏曰商臣弒君父天下所不容宜申爲工尹事商臣越十年而乃謀弒其義不足稱也然其

誅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今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爲文其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按春秋紀事非有大關係則不書正月二月不雨可謂異矣故總正月而書以志異且見文公之忘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按蘇子即蘇忿生之後爲王卿士而執政權者也女栗畿内地夫襄王喪葬公未嘗往頃王即位公亦不朝且是時又旱暵爲虐不知敬天恤

民而徒爲此無故之盟書曰及者承上之辭貶
之也非諱之也
冬狄侵宋
按狄侵魯侵齊猶曰偏于東表今侵宋則入腹
心內地矣是時中國之患南惟荆楚而羽檄時
警于陳鄭北惟戎狄而侵掠已徧于宋滕中夏
之區幾爲夷狄所充塞矣不亦殆哉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按前年楚子使鬬椒來聘專爲通道中華以便
北侵之計故此親自浮漢江東下陳鄭蔡則皆

經歷之地也厥貉雖無明據意必在蔡之西北宋之東南界楚欲窺中原所必至之地也越此則歷宋都而楚亦不敢深入矣故曰次獨書蔡侯者陳侯鄭伯皆從事于晉當楚子經其國或一迎勞而不與偕行惟蔡背華即夷已久故獨同次厥貉耳說者泥左氏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之說疑陳侯亦同事遂有失位降爵之說誤矣至于麇子逃歸左氏因下伐麇而附會者亦豈足據乎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按麇近楚小國楚窺竊中夏巳久前巳滅黃江六以大其勢矣特畏晉伯而未逞今中國無伯故又伐麇以肆其吞噬之威實蠶食上國之漸也故自次厥貉以後無役不稱爵見夷狄之日强聖人之心滋戚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按左傳云謀諸侯之從楚者說者遂謂晉欲爲晉致諸侯恐此時未必然也蓋趙盾見楚勢日猖獗深懷隱憂巳又不欲離君側特遣郤缺行至宋地偵楚子之情僞及諸侯之向背而[illegible]

以前年鬬椒來聘疑有貳心于楚故遣惠伯以

釋之耳

秋曹伯來朝

按此曹文公也知魯諸臣有志輔晉與晉親睦

故特來朝求庇托耳

公子遂如宋

季氏私考曰謀禦狄也是時狄兵侵齊侵魯以

至于宋暴横甚矣魯之諸臣欲有以攘之故襄

仲如宋以定計葢使之爲應援耳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按鹹衛地東界于齊者是秋狄方侵齊去魯尚遠左氏謂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誣也意是時文公懦弱三家彊盛諸公子或各統家徒私交于外得臣偶遇狄兵于鹹遂設伏以勝之魯君未必預聞也則爭伐之權盡出私門而政逮大夫之漸不已胚胎于此乎說者乃謂鹹之役不惟有功于魯且有功于天下亦見目前小利耳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按孫明復謂郕伯來奔爲齊所偪夫郕自降齊

之後未嘗改事他國何以見偪大抵八年夏書師及齊師圍郕則以兵威刼之者實魯爲主也今齊昭衰弱不能自振魯方與晉睦而襄仲彭生輩又能爲國樹威故舍齊適魯以求庇耳書曰奔者見郕伯急于歸魯惟恐齊之刼制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按此稱子叔姬卒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成五年杞叔姬來歸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前後所記不一載

考杞伯姬于僖三十一年來爲子桓公求婦文十二年杞伯來朝此時杞桓在位二十二年矣左氏云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婚公許之夫經傳未聞僖公長女有他故及歸嫁之事曷爲而稱絶叔姬豈有無伯姬而稱叔姬之理耶竊謂杞伯姬來求婦必是僖公長女𢿘輕杞微小故婚嫁愆期至是桓公自來朝適值伯姬病危勢必不起因請續叔姬而不絶婚故傳絶字當是續字之誤而經于杞伯來朝下書子叔姬卒叔字或當爲伯則魯史爲左氏所誤聖人

亦仍舊史書之耳及伯姬旣卒杞桓遂逆叔姬而歸故成公五年九年之書俱稱叔姬如此則前後文庶不背戾耳果如左氏所言豈有叔姬旣絕而後復稱叔姬者耶且杞事魯素謹豈有無端而請絕婚者耶文公雖至愚弱亦豈肯隱忍而許之耶必不然矣若齊人所執自是昭姬之生舍者乃杞叔姬之娣也因伯姬卒則叔躋爲伯季躋爲叔亦家人序次之常杞因避姑伯姬之號故不改請續時之稱魯遂稱其娣爲子叔姬以別之猶云大叔姬小叔姬云耳若高固

所逆則文公少女以時君之女故亦稱子

夏楚人圍巢

按巢吳楚間小國地當羣舒東與舒接壤羣舒叛楚故楚執舒子宗子遂圍巢則巢服而羣舒服楚可知矣書者惡楚兼併小國以爲蠶食上國之漸也是年楚子商臣卒子旅嗣是爲莊王

秋滕子來朝

季氏私考曰此滕昭公也滕自宣公娶齊見執於宋而卽從之至是二十六年矣昭公嗣立始復朝魯當時宋方有亂故不暇爭而昭公亦欲

於爲善庶幾能保其國者歟

秦伯使術來聘

按九年秦歸僖公成風襚明年卽伐晉此又使西乞術以大國之禮加于魯且是時晉方主會而遽言將伐晉蔑視魯甚矣中國無伯秦楚交侵此衰彼進漸不可長故書此以嚴其防耳豈嘉其有禮而書之哉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按河曲黃河之曲秦晉交界之處晉在河東秦在河西卽今蒲同二州之間也晉文之伯實藉

秦師自晉襄棄絶秦好伯業遂衰自殽至此凡六交兵故不暇攘楚而楚伯矣是秦晉之亟戰楚國之利也夫令狐之役其曲在晉秦欲報怨當晉國者宜善調停修舊好乃整三軍以禦之是失策也然秦不念渭陽之情不咎納雍之誤而興兵修怨黷武殃民亦非計也故兩稱人而不言及蓋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按諸在莒東鄆在莒西由魯言是爲東鄆成四年所城則西鄆也諸服魯已久鄆則新附是時

三桓擅國季氏尤專其食邑在費自費以東皆從其經畧而諸鄆則皆近于費者故行父親帥大衆脅以兵威先城諸以及鄆名為因諸制鄆為國捍蔽實所以自固耳春秋蓋有誅心之意焉且志魯莒之爭端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子平國嗣是為靈公

邾子蘧蒢卒

按左傳載邾文公遷繹之言寔有君子之道焉

而經不書其事以就其國而遷居近地非有關于大故耳子獲且嗣是爲定公其弟捷菑奔晉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吳氏曰周之王業自文武始故后稷居太廟文武廟謂之世室與太廟皆百世不毁此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得僭也成王賜魯重祭俾太廟得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魯人以伯禽爲始受封之君欲不毁其廟故以其廟爲世室如周之文武以尊伯禽僭也文公久不修廟遂致室壞也

書之因見魯世室之非禮也私考云世宗[illegible][illegible]
王之廟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按承筐之會公必以堅心事晉之意命彭生托
冀缺矣于是親至晉國謀合諸侯而諸侯方尚
困于楚北偪于狄無所適從故衛成公久不出
預盟會聞公適晉而至沓以會之求通晉也觀
衛而列國之情可見矣下泉之卒章曰芃芃黍
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蓋小國困敝
而思念周京也其此之謂歟

狄侵衛

黃氏私考曰自僖三十二年衛人侵狄及盟之後狄兵未敢犯衛衛成亦未嘗忘備故凡諸侯之事皆不親行至是會文公于沓沓必魯適晉之便道也去國稍遠矣狄遂乘間而侵之夷狄之心其可信乎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趙鵬飛氏曰晉之不能宗諸侯也權在趙盾也

中國無霸主而楚人伐麇圖巢無復顧忌寖淫

然兵及衛鄭故衛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沓鄭因公之還自晉而會公于棐蓋謀晉之霸也然衛鄭不敢直附晉而問交於魯者以魯深睦於晉而知晉强弱從違之計卜於魯焉故明年遂為新城之盟公之一出晉實因之而復霸諸侯楚實懼之而終文公之世不侵中國則亦不為無益於天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左傳云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

季氏私考曰諸侯之事多矣惟水火兵喪有相弔恤之義故必遣使赴聞其或不赴必有故者也如弑君之惡辱國之名人誰肯自播揚哉然春秋不以不赴而不書蓋使命之往來鄰封之傳報亦必有得於所聞者但以非義所繫則畧而不書者有矣若有關於大故雖史官或爲所蔽春秋必求其實以明大義豈遂因循以罔後世哉况天王之崩事莫有大於此者亦因不告而不書則春秋之作全據舊文而不敢增一實事於其間也一何闊畧之甚邪竊意頃王雖襄

王之子匡王之父而實未嘗立也左氏謬存其世次耳

公至自晉

按中國無伯楚氛日熾諸侯無所適從自文公朝晉而承筐沓棐相繼爲會明年新城之盟服楚之國皆棄與而即同則輔伯之功魯實有助於晉矣歸而飲至庶亦宜乎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按此邾人報七年取須句之役也是時魯晉方睦諸大夫專政立威故邾人乘公在晉而興此

役又適與公歸相值此彭生帥師之命亟下而郲受其伐也左傳謂郲人討魯不敬則小國固不敢責禮于大國或謂文公如晉道捷菑以往托辜或有之

夏五月齊侯潘卒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按晉自靈公幼弱趙盾專國伯業日衰諸侯擕二中夏之勢寖寖南向楚矣然而下泉之思[illegible]

未巳也是以文公一朝晉而衛鄭來會新城一徵約而六國翕從雖公侯不當與大夫盟弗恤矣故書曰同盟何既盟之後趙盾蒙蔽幼君戕害同列使晉國日就傾頹魯亦受制强家竟不能夾輔晉伯共成尊攘之勳豈非晉之有負于魯而魯之有負于列國哉新城鄭地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按何休氏曰孛者邪亂之氣狀如篲篲者埽故置新之象孫明復曰偏指曰篲光芒四出曰孛天文志云北斗七星在太微北魁四星爲旋璣

杓三星爲玉衡又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遂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法紀皆繫于斗是北斗爲七政之樞機猶朝庭爲萬國之準極入者入于魁杓之中也是時王室陵夷紀綱廢墜所恃以匡扶翊戴未至于易姓改物者賴有一二伯王尊攘之力耳自晉襄失霸伯業始衰靈公幼弱六卿不睦則楚氛復熾雖厲悼之世間能一爲懲創然南北二伯中分鼎峙中國之勢不可復振迨吳越迭興則中華文物之地竟爲蠻夷之所充塞而帝王之政教號令

澌滅殆盡矣孛屬水陰氣也夷狄之類也孛入北斗夷據中原天象不亦昭昭乎叔服謂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雖事應有驗儻未足以盡天變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按捷菑左氏云邾文公遽蒢庶子出自晉姬夫邾本小國安得妾晉女且邾自晉文始伯時僅與溫一會耳僻處東海捷菑何由奔晉意邾魯素不睦菑以不得立奔魯搆釁魯欲市恩于菑

爲他日服邾張本因托晉以納之耶夫楚方圖伯中國衰微晉不能乘新城之會聯合諸侯爲主盟之計廼區區遠納一亡公子又以少奪長爲邾見拒拂經損威所失匪細故春秋書此以示譏耳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按公孫敖廢命奔莒義絕于魯矣雖穀難哀請文公許復將歸而卒竟不得終于父母之邦狐死首丘弗君之矣故書此以爲不忠者之戒陸氏云既許其歸即我臣故書卒以明君臣之義

死生一也謬哉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按左傳云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多聚士因弒舍而自立是爲懿公夫商人桓公密姬子昭公之弟也昭公殺孝公之子天道好還何足怪哉然皆起于桓公舍無虧而托昭于宋宋襄殺無虧而立孝公也國君之貴誰不覬覦彼見兄可殺而奪之位又何有于兄之子哉故稱公子商人所以著五公子爭立之慘禍生有胎未踰年而稱君

所以著商人弑逆之惡無可末减胡傳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似非確論

宋子哀來奔

按左氏云高哀不義宋公而出書來奔貴之也夫高哀果見昭公忌嫉公族背逆祖母非可事之君則當樂豫舍司馬之時何不見幾而去及華族再亂賊殺司馬昭公制于惡黨不得有爲正危急存亡之秋也哀又不能達權通變少濟時艱業已混跡亂族浮沉六年矣今日胡爲來奔哉意者其希合苟容之態盡爲姦雄覰破欲

中以奇禍遂爾倉卒出奔耶書曰奔著其急迫
按竄之情狀也何貴之有子字衍文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按單伯乃天子圻內大夫而命爲魯卿即莊元
年逆王姬單伯之子孫也商人旣弑舍文公以
兄妹之情遣單伯慰諭併請歸寧之期左氏謂
以王寵求昭姬于齊非也何以執之蓋單伯據
理致辭不無觸忌之嫌叔姬含寃伸訴必多憤
激之語故商人聞而兩執之然所謂執者亦禁
錮之耳非徽纆拘繫之謂也公羊高齊人也誤

信故老傳聞遂謂單伯淫乎叔姬穀梁赤同受經于子夏之門亦從而附和其說至使叔姬蒙千古不白之訴寃哉藉令果有其事則以商人之凶暴何難寘大辟以暴魯事之非乃復令之歸魯乎即兩人負不赦之罪亦何敢晏然歸國而魯方且諱之不暇乃書執書至書歸以汚簡冊貽羞後世耶必不然矣其稱人即商人也猶令雙名單稱之也胡氏謂窮治賊黨則迂矣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按商人弒君之賊人人得誅况魯爲望國即昭

姬不出于魯亦當上請天子下告方伯連師以聲討其罪況今又執使人與君女商人之暴橫甚矣行父爲執政之卿不能伸沐浴請討之義乃畏齊之强欲因晉以求齊則將焉用彼相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季氏私考曰華孫督之曾孫而華元之兄也宋昭公無道得罪于巨室戴族旣殺司馬而以華孫代之則昭公之威權已去久矣故華孫不由其君擅來盟魯以固私交而無所忌書司馬見其以掌兵之故敢自專也自是華元爲右師而

昭公遂益孤立其卒至于弑也有以哉

夏曹伯來朝

畏齊托魯以求庇于晉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按敖廢命婬奔其于君臣兄弟之閒無一可者迺其嗣穀難有哀請之誠二子有鬬死之諒天植之性信有父不能移諸子者乎故以敖之不臣而書卒書歸所以表文伯惠叔之孝克蓋前人之愆耳康侯云以敖著敎諒矣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按左氏謂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則

公穀之誣不辨自明矣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按蔡侯既與楚子次厥貉不與新城之盟故聲

罪以入其國都亦重懲之也但郤缺既知君弱

不可以怠何不勸僚寀同心修德蓄威以制楚

楚服則蔡自歸矣乃窮兵黷武避虎狼而獵狐

兎可乎

秋齊人侵我西鄙

按單伯既歸則弑舍之情必明以告魯矣商人恐魯之有圖于晉故留滯叔姬以爲質又肆侵掠以張威刼制魯也亦示强于晉也

季孫行父如晉

按此爲西鄙之侵也然晉靈幼弱宣子專權亂國自救不暇安能庇魯哉故兩告難而皆不問文子當國不能佐君自强一歲中兩至于晉才智亦不足道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按自文公合新城之會以來諸侯日望晉伯于

舉亦有倚重焉是時行父如晉必先約諸侯聽命于扈故諸侯亦同執而至柰何趙盾專擅晉政日爲身謀不能輔幼君出會主盟行父不得請而潛歸諸侯自相要結故陳傅良曰國君不序散辭也左氏謀伐齊齊人賂晉之說未必可據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按扈之盟晉雖不出而列侯在會亦足以衆商人之膽矣故來歸子叔姬亦有懼心也藉令文公能請命天王興師以問弑舍之罪縱不能以

商人爲戮豈不足以伸大義于天下雪恥辱于先公哉乃逡巡畏縮惟晉是倚不知晉亦無能有加于齊也故書齊人執齊人來歸見其操縱自由閔魯且病晉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按齊侯知晉不與扈盟心蔑視魯然猶知畏懼列侯歸叔姬以解諸侯之心遂躬自帥師侵我西鄙見歸姬非畏魯也至于曹則國小而近且惡其朝魯故乘侵魯之師以伐之是將以威諸侯〻大郛外郭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

按齊人執我命使辱我君女又兩肆侵伐其縣傲凌侮甚矣匹夫有志且不能忍況國君乎行父不知輔君請討以雪先公之憤徒往來于晉竟不得其一旅之援今又忘商人之大仇而往會求平又不獲盟而返商人曰請俟君間郎市朝之撻豈辱于此乎故春秋書此病文公羞行父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按四不視朔者自二月至五月也諸侯奉王朔告于廟則曰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曰視朔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夫子錄之幸其禮猶不盡廢也今書四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矣蓋委政襄仲自溺宴安公穀以爲有疾非也魯視朔之禮廢自文公始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按行父秉國政不得與齊盟而公子遂得盟者不特以賂齊之故也蓋襄仲驕恣無君其雍衡之盟救鄭之專商人所素知者惡人自相爲類

聖人書此蓋有深意存焉豈止病魯之行貶

甲乙戌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按夫人聲姜也僖公之配而文公之毋也夫人薨與毀泉臺當爲兩事不相屬者自左傳云有蛇自泉宮出聲姜薨毀泉臺說者遂謂夫人由蛇妖所出而薨故壞其臺此皆附會之說也左氏好立異說如云蛇入于國適合先君之數直是無稽之言安可據以爲實但不知泉臺築于何年在于何地毀因何事疑以傳疑亦闕之而

巳不必求其事以實之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按巴姬姓子爵國庸商諸侯武王時助伐紂者當楚成王穆王求諸侯時直與中國爭鋒今莊王之興西連巴秦繞出西周之後西南既合而北趨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蔿賈之謀其莊王强楚之資乎夫城濮之役秦有功于攘楚今秦與楚滅庸此春秋所以志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季氏私考曰昭公即位本無大惡特以欲去羣

公子以攬政權耳羣族因而作亂遂殺逐其大夫則權在强家制其舉動而昭公拱手不得有爲不至於弑不止矣故稱人以殺衆亂之辭也左氏以爲昭公不禮於襄夫人而襄夫人使帥甸殺之則文奸諉罪之辭也若謂公子鮑所弑則當書曰公子鮑弑其君而亦不得云宋人矣蓋公子鮑者弑君者之所立也而弑逆之罪則當歸於亂族之大夫而華氏其尤乎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按宋人之弑昭公與商人弑君不同商人稱名

以弒為主在商人而宋弒稱人則出于亂衆也
公子鮑貸粟于國亦好施之性未必豫為篡逆
討詩云王室如燬父母孔邇亦豈得謂文王預
為翦商討耶昭公無道國人亂殺之公子有賢
行惠澤在人擁而立之亦有出于不得已者但
立而不討賊實其罪耳晉不以文告之辭問罪
公子使自討于國衆乃連師以伐之則商人之
躬行弒逆者又當何以伐之也伐不當罪取賂
而還故貶而稱人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按文公怠于政事是以緩葬其毋且不稱僖姜而别爲之諡非禮甚矣左氏乃以緩爲齊難故夫西鄙之役亦非纍卵之危燃眉之急何至于葬毋之無期也

齊侯伐我西鄙八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按鄣丘之盟商人得利于魯故又侵西鄙貪得無厭也文公又親往盟自後遂專于事齊矣穀齊地卽僖公二十六年以楚師伐齊所得者襄仲賂齊未必非此

諸侯會于扈

按私考謂郎新城之諸侯宋文公亦預非也此郎春伐宋之四國也聲罪而往受賂而還各將歸國至扈而再會齊魯方有侵盟之事故皆不與

秋公至自穀

按商人暴横舉動叵測履虎尾咥人凶其穀之盟乎故書曰至危之也

冬公子遂如齊

按是時中國諸侯齊晉爲大故襄仲俱深結之晉人討扈之盟即與趙盾爲衡雍之會齊人狀

及陽穀之盟卽行賂以爲鄟丘之盟其外樹强
援內陵弱主跋扈之心昭然可見矣公至自穀
遂卽如齊豈眞拜穀之盟哉

十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按三家之强雖自僖公然當其世猶未敢專至
文公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爲戚之會垂隴之盟
叔孫氏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
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至東門氏則襄仲見於
經者凡九驕橫尤甚然究其源皆由文公之委
懦也盟會不躬月朔不視怠忽荒政太阿倒持

魯之終于不振誰之咎哉夫前書毀泉臺此書
公薨于臺下儻卽其地耶信如左氏之說則蛇
之妖乃不係于聲姜而係于文公者矣或曰隕
而斃蓋變之出于卒然者也

秦伯罃卒

子稻嗣是爲共公

夏五月戊戌齊弑其君商人

按左氏以歜職二人謀弑懿公則于法宜書曰
盜今曰齊此豈爲兩人末減哉蓋邴歜閻職亦
齊人中受公子恩者也齊人各有良心弑君之

賊誰不知惡特結于私恩而弗敢動耳一旦見
商人刖人屍奪人婦則誰不痛恨而思得甘心
者乎是歜職之殺卽衆之所同欲殺者也故不
曰盜而曰齊者所以著人心之公惡天道之好
還耳庶兄元立是爲惠公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杜氏云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爲介蓋襄仲專
爲謀立宣公托以一卿賀立君一卿拜葬而已
以大事陰謀欲面見齊侯而決蓋身在使外而

托以使行耳

冬十月子卒

季氏私考曰子謂子赤即惡也二卿如齊但謀廢立耳及齊侯既許廢黜則仲遂因而弑之以絶根本蓋廢立者魯國諸臣之同欲而弑赤者則仲遂之專主也然宣公受之而不討賊亦難乎免於與聞矣

按左氏載仲遂以君命召殺惠伯夫仲之邪謀行父得臣皆帖耳順命獨伯以爲不可不克則死之大臣分義皎然無可議者而經不書其節

何哉或以其不發襄仲之謀令君及禍夫當是時逆謀已著攻之則禍愈速耳况成十五年公羊傳載惠伯荅襄仲之言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則亦未嘗不深折奸臣之心矣或又謂其死非君命故不得以死節書夫其却公冉務人之止豈不曰非君命而不入猶不免也君君命而弗聽則吾拒君也葢亦籌之審矣君見弒而死之正也又安得以死于亂賊之詐命而苛議之乎

夫人姜氏歸于齊

按夫人赤之毋也仲遂弑赤遂誣以罪而出之故謂之出姜左傳載其哭而過市魯人謂之哀姜亦祀一時矜憫之言耳豈有與莊夫人並謚之理乎穀梁氏云惡宣公也娣姪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緌帶一曰就賢也蓋嫡夫人之于衆妾義亦猶一人也子無問于所生則毋無无子之戚故曰不孤子一人有子則喜樂之情均各得優游以展布四體故曰三人緌帶並有子則擇賢者就其養各無失所故曰就賢宣公媵妾之子卽衆妾皆當奉養以不孤緌帶

之心失孰賢之意而況于嫡夫人乎乃與聞殺
惡及視而代其位則雖嫡毋終養罪且不赦況
致令大歸耶書曰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孫于
邾者不特結正宣公襄仲之罪而魯之臣子孰
能無罪哉

季孫行父如齊

季氏私考曰行父預聞廢赤之謀者也及仲遂
弑赤則行父已在其黨中不得不為之營解矣
出姜甫歸齊而行父遽如齊者亦實齊甥恐齊
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故往申遂得臣之初議

而請婚納平之端於是始矣

莒弒其君庶其

按許止以不嘗藥書弒趙盾以不出境書弒法至嚴矣乃左氏謂莒僕以子弒父而聖人以國弒書何哉此非莒僕弒之也蓋莒自莊僖以來强臣擅政如莒慶之類必時有之至文宣世則其國勢愈不振而紀公且多行無禮于國是必有大不厭衆心而得罪于巨室者況是時鄰國以臣弒君者相望莒大臣遂効尤而與國人誅之惟是莒僕素爲父所黜平日不無怨望國人

或疑之故懼而奔魯未必其手刃之也如果弑則何不自立而乃立弟季佗乎孔子觀左氏之書亦不能無疑故以國弑書耳况是時行父已如齊安得命司寇出莒僕左氏傳聞之説或未盡實也

春秋翼附卷之九終

春秋翼附卷之十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宣公上

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義與桓公卽位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按此必敬嬴襄仲本謀當遂與得臣如齊謀立

之時必以宣公委托齊惠誓結姻好故喪未朞年即遣遂逆女其懼討之情悖禮之罪不待貶矣但出姜齊孝公女惠公之姪也前鑒不遠而復以女許魯何其愚哉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按公羊云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非也仲遂以喪娶之罪陷其君以倉卒之禮簡其夫人故惡其專且悖而削其公子也其曰不稱氏者貶夫人也亦非也喪娶者宣公也去一字以貶夫人亦何損于公之惡乎其曰稱婦有

姑之辭也亦未得其義也婦以嫡爲姑出姜文
公之嫡配齊姜之姑也出姜在齊姑在則稱婦
故曰婦姜至自齊見敬嬴不得婦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按左氏云納賂以請會觀下即晉公會齊侯于
平州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以賂請矣夫身執
國政而佐仲以行弒逆行賂以畀宣公其罪豈
[illegible]仲遂下乎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按河曲之戰呼軍門以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

今討不用命而獨放胥甲何哉蓋是時靈公漸長盾自知執政當國罪過多端脫以猜疑失位代巳者治河曲無功之狀穿必首誅故趙巳在位發覺其專擅治甲之而不置之死所以絕穿之禍根也

公會晉侯于平州

按仲遂弒嫡出正而立宣公以齊討爲懼今賂請得會則魯之疑畏釋而君位安矣故左傳云以定公位然齊惠公忘弒甥逐姪之仇懽然從請何也蓋惠公以歠職得立故欲同惡相濟彼

又惡知甥姪之爲親哉

公子遂如齊

左傳曰如齊拜成胡康侯曰書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納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爲之援至于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王氏經世曰齊商人之弑立也惠公惡之終不曰公曰夫巳氏羞惡之心亦明矣及商人見弑而巳代之爲君謂當推此心以自强於爲善矣

乃惡與視吾出也出姜先君之愛子也赤之死猶舍之死也接之立猶商人之立也出姜之歸猶昭姬之歸也出姜過市呼天之言雖市人猶爲之哭而惠公曾無惻隱之動於商人則惡之於魯之效商人者則不之惡何初心之反耶不過入於襄仲之姦貪于濟西之賂遂至忍心犯義安於爲盜賊之主藏而助其成也故胡氏以爲春秋討賊尤嚴於其黨諒矣

按濟西田原是魯物僖公取于曹以復先人之疆宣公賂于齊以免簒弑之討祖孫不相及有

如是哉若齊取非其有嗜利忘仇何其鄙也然

亦有說焉商人殺舍歸叔姬魯畏縮隱忍而不

較故仲遂弑惡歸出姜齊亦貪利隱忍而不較

若相報復然耳望國伯裔黨惡如此于他國何

誅

秋邾子來朝

趙鵬飛氏曰邾舊附魯後屬于齊毋視齊爲向

背今魯與齊好所以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按春秋之初郜鼎祊田賂以公行同惡相濟如

市賈焉譬之盜賊知賄而已寧知禮義之所不
可法禁之所不許耶此所謂亂法法在也有齊
桓晉文者起而此類皆革面矣桓文既沒綱紀
蕩然晉襄即世靈公幼弱趙盾招權黷貨齊宋
弒君連師會討始以義往終以賂還此猶士師
將治人之罪而求請潛入鉤考不竟兩解俱散
此所謂侮法法亡其害深于盜賊又何以令諸
侯而服夷狄哉故楚人曰北方可圖鄭伯曰晉
不足與其應如嚮矣楚莊之意實欲侵宋以夷
正夏陳其所經之道故先侵陳耳鄭穆背華即

弑罪不容誅稱人深貶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按趙盾專執國政未嘗少離君側即齊宋之師名爲討逆亦不親行今何獨帥師救陳蓋藏至于内黷貨于外致與國離心楚氛日熾恐諸侯一失不可復合則無所逃罪故不得已爲此舉一以張捍楚之虚聲一以襲恤隣之名義耳况此時楚兵已掠陳移宋彼尚逗遛于陳不敢前進恐遇楚也何益于救哉春秋書此著其專政握兵出入自擅之罪耳季氏私考謂靈公察知

其姦故遣使救陳以遠之未必能然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按上書趙盾帥師救陳此書四國之君會晉師則爲趙盾之師明矣蓋潛師掠地之謂侵楚非屯宿持久之兵也盾遷延顧望亦無長驅疾擊之志不過聲言救陳而已方其起兵時楚已移師宋境及其逼遛在道楚已掠宋退師故宋陳二國得偕曹衛以會盾耳棐林鄭地會而殊晉地而後伐者見盾無伐鄭之志出于四國之濫也左氏云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

人乃還則趙盾非丈人之貞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按穿盾之族子崇秦之與國趙盾是晉靈公既長漸有疑己之意及救陳伐鄭又皆無功故以兵權付托私人使伐小國以自解然秦晉自河曲之戰于今七年無疆場之虞蓋亦厭戰耳趙穿無故侵崇秦于是思報復而明年來伐是啓釁挑禍者趙盾也盾之心愈自疑畏則其爲謀愈深而桃園之變其端實在此矣

晉人宋人伐鄭

按左氏云以報北林之役夫解揚見囚旣已無功受辱不思修其所未至而又興不戢之師挾有瑕之宋欲以伐人是將以繫宋之心實以速宋之禍也大棘之敗將誰咎哉故書人書伐交罪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按左氏稱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而經不書伐又二國各稱帥師孔氏謂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又云歸生下無帥師字皆非也必宋

文公以秋與四國伐鄭冬與晉人伐鄭俱未得逞故特遣華元爲將帥大衆以往伐未出境適遇歸生亦帥師來伐兩軍相當遂戰而致敗耳然左傳云囚華元獲呂樂而經不書樂者元大將而樂偏裨也華元督之孫大棘宋地

秦師伐晉

按此報侵崇之役趙穿之啓釁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按解揚囚華元被獲喪師辱國反詒宋害趙盾亦自知其無能爲矣茲又與三國侵鄭豈誠欲

甘心于鄭哉意救陳而出之時必已與趙穿定計故遷延于外以避與聞之罪觀乙丑桃園之變未出山而復其詐顯然矣說者但謂趙盾以失諸侯見疑于君姑爲塞責之討惡足以誅姦宄之心哉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按夷臯之弑先儒斷論詳矣然卒無有得其當足以服盾之心者卽董狐之言亦未盡情至如爲法受惡越境乃免斷非孔子之言也竊謂晉襄公托其子于趙盾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

不才吾惟子之怨夫第不才耳且猶不免于怨況不能早教諭使陷于惡又不能防衛爲人所弒乎是弒之者人而所以致其弒者盾也籍令襄公有知吾不識何以含怨于地下矣卽爲他人所弒盾亦不能逭其罪況弒之者卽盾寵信付託掌握兵權之族子乎故不曰穿而書盾者推極根源令後世大臣受托孤之寄者必先教諭引之當道勿陷于惡以起弒逆之禍也至如所謂亡不踰境反不討賊與聞乎故者猶淺之乎其爲責矣何也族子弒君凡爲人臣者苟亡

不踰境歸不討賊皆爲同逆况托孤寄命之元臣乎假令出踰竟矣反討賊矣遂可免其罪乎故曰非孔子之言也靈公卒季父黒臀文公之庶子也代立是爲成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崩弟瑜嗣是爲定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按魯郊本非禮况文公之死尚在三年內天王崩于去年冬十月亡君父之喪行非分之禮故

郊牛未卜而先傷改卜而稷牛死上天譴告之意豈止如僖公四卜不從而已哉乃猶行三望之禮逆天甚矣

葬匡王

按四月而葬㤼期也微者往會悖禮也王室之不競諸侯之無王具見之矣

楚子伐陸渾之戎

按楚憑陵中夏蠶食無厭今陸渾在王都之側而肆然伐之其意固在窺竊周京矣周天子不能號令諸侯爲驅逐之舉廼使王孫滿勞楚雖

問鼎之對足以陰折其心亦岌乎殆哉故夷狄相攻不志而此獨書之聖人爲慮遠矣

夏楚人侵鄭

按左傳云鄭即晉故也夫侵宋者楚也鄭特爲之輔耳晉不能攘楚而數伐鄭反貽宋大棘之敗是庇之適以害之也及鄭以郟之役而與晉平則又致楚侵而晉不救是挑禍啓釁使二國疲于奔命者誰之咎哉趙盾之罪不待貶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隗姓別爲一種俗尚赤衣者也始見經傳

宋師圍曹

季氏私考曰晉宋陳衛曹同會棐林以伐鄭者也及華元見執于大棘戴族恥之故尋棐林舊好以侵鄭雪恥乃晉宋衛陳皆行曹獨畏避不出此宋華氏之所深怨也但楚勢方張懼曹與鄭合而啓楚釁故久而未報至是鄭卽晉而楚侵之宋乃乘閒圍曹耳非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一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按穆公之子長曰夷次曰堅公子歸生屬意于堅故穆公卒未餘月而葬者夷欲定其位汲汲

於治喪也夷立是爲靈公夷弒堅立是爲襄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按郯巳姓國郯莒壤地相連故多隙魯宣篡立齊得地而定其位莒子竊心薄之矣公乃以郯婚姻之故欲爲郯平莒且挾齊以爲重宜莒之不服也向即僖公之所城者公初意本欲以平見德求復故邑不虞莒之不肯也遂忿怒而伐取之是以巳之不平求人之平有是理哉故書曰及曰取深責之也

秦伯稻卒

子產嗣是爲桓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按歸生自大棘戰勝必恃功驕恣而見疑于嗣君者故穆公沒未逾月而夷即嗣位子家固心嗤之矣時子公適有染指小過而靈公即欲誅之豈有平日素以驕恣見疑者而獨釋然無校乎此子家益自疑懼而生心也故一聞子公謀姑爲畜老憚殺之言其所謂談笑而道之者乎及子公欲譖遂即從事是本心欲弑而假手于

人者故以歸生主弑與趙盾同誅其心也

赤狄伐齊

按狄去年侵齊齊既不能追逐諸侯亦無救援遂狡焉啓疆連加侵伐春秋書此不惟罪惠公以無政辱先實傷中國之無伯而狄得以陵夏也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按宣公篡立卑屈事齊然惠公之所以從其請而與會者貪魯賂也豈真忘甥姪之情耶公輕身至齊又安知不以爲奇貨羈留之而有所要

求耶則公將何以自脫也故胡氏云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也

冬楚子伐鄭

按前年楚人侵鄭不服故復伐之其君親行故稱子聲罪致討故稱伐然楚師之來爲鄭未服非爲討罪也胡氏乃謂歸生弑君諸侯未能討而楚莊致伐故特書爵以予之甚非春秋攘夷狄尊中國之意也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按左傳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故去秋之書

爲公危也今春之書爲公恥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按子叔姬文公少女郯伯姬之妹高固高傒之孫禮大夫不得與諸侯爲婚高固亦豈不知但是時齊惠懦弱固執國柄宣公必卑辭曲意以阿事之固遂忘分請婚又恐越禮犯分乃使齊侯止公而請見出于主君之意耳但叔姬以望國之女强委禽于大夫卑辱已甚宣公又身至其地而許之卽鄉黨自好者不爲而國君爲之乎

叔孫得臣卒

季氏私考曰春秋之初官人未世故卿大夫猶有去其位者此公子益師無駭與挾所以卒不書日也猶書卒者卿大夫君之股肱恤典有加焉故耳其他如公子翬爲桓弑隱而桓公竟黜遠之卒不在位而恩禮亦不加焉則併其卒而不書此可見春秋之初君猶得以制其臣而恤典亦不濫施也自後三桓當國遂以世官而卿大夫鮮有不卒於位者矣故皆書日得臣於宣公有援立之功何以不卒於位乎葢欲廢子赤

者魯大夫之同情也豈獨得臣從仲遂之謀而弑君之事則仲遂之所專主得臣必有悔焉而棄官以去故與仲遂如齊之後竟不經見否則近在君所卒何以不書日耶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按左氏曰反馬也註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蓋女子有行終遠父母不遑啟處故留送馬以示相依之念廟見之後既成婦道則遣使反馬以示不復歸之義故曰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正義乃云

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是于歸之日即懷大歸之慮有是理乎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故何休氏據之作膏肓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令後世亦莫之行矣且三月廟見自舅姑既沒者言若舅姑存則質明贄見已成婦道反馬當亦不待三月矣叔姬初歸未合歸寧亟來非禮也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委棄國事擅同姬來尤非禮也在齊惠固如麗贄在魯宣亦宜厚顏春秋書此交致其譏也

楚人伐鄭

按鄭當夷夏之交楚欲憑陵上國必以鄭爲嚮道故三年之內三被兵而不爲楚屈則其背夷向華之志堅矣晉何不乘此機會固結鄭志乃任其受伐而不恤耶左傳云荀林父救鄭而經不書未足據耳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

按小國所恃大國爲能庇我也鄭背楚即晉三被楚伐而晉不恤則陳何所恃而不與楚平乎及其既平則又侵之是小國之被兵無已時也且趙盾既被弑君之惡而晏然在位統兵侵伐

則黑臀又在其掌握中矣春秋所以深惡之也

免良夫之族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康侯曰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

旅數起賦歛日繁戾氣應之矣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良夫衛卿是爲桓子是時魯專事齊衛久睦

晉晉成公將爲黒壤之盟故俾衛求魯結盟以

示信來盟者前定之約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按萊東夷小國近于齊齊惠得國不正材力懦弱不能振于中華屢見侮于赤狄乃欲侵小以示威不知務矣宣公自即位以來國勢卑削自救不暇乃從齊遠伐何其愚哉書會書至譏其不智而幸其得歸也

大旱

按春秋中凡書雩則不書旱旱以雩見也今書大旱則不雩可知矣公自二年郊牛口傷天已

示警乃不知修省惟事往來彌縫祈以免禍故
去年螽今年旱則天之譴告至矣且愛牲樂息
雩祭不修恤民憂國者當如是耶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按趙盾既弒夷臯而立黑臀欲輔修伯業思得
望國以懾服諸侯故先使衛與魯約則黑壤之
會是欲倚重于魯矣左傳乃云晉人止公于會
要賂以免豈有約人爲冠裳之會而行此詭詐
之術哉趙盾雖姦斷不然矣又云黃父之盟公
不與焉故春秋不書亦非也蓋盟以要神言必

以正名分爲本今在會六侯而以簒弑得國者居其四魯以仲遂殺惡而宣公立晉以趙盾弑夷臯而成公立宋以甸徒弑杵臼而文公立鄭以歸生弑夷而襄公立何以薦信于神明哉若謂宣公疑而不敢與則彼三君者獨能質之無媿哉必其會而不盟耳黑壤晉地

八年春公至自會

按宣公因得國不正重自疑懼故畏晉事齊每懷首鼠黑壤之會幸免獲戾故書至者志喜也然自是之後不復從晉豈以倖福于回不可再

乎抑見晉事日非不足恃乎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按禮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夫親喪身死者且然遂將命而以疾還越禮無君矣蓋仲遂弒惡立宣故使宣公極意事齊彌縫以免禍今公與黑壤之會則齊必見惡于魯遂恐以身觸怒故托疾而復耳

黃齊地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按太廟者周公之廟也宣公卽位八年而方有事何其慢哉蓋其與弑得國心懷疑懼又以襄仲擅權不能自主故遲遲不舉今襄仲如齊宣公一念覺悟心不自安遂乘間舉之而仲遂之卒適值其日謂非太廟神靈之所震怒誅殛不可也然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恐告則不得盡誠敬之心耳今以逆遂之卒而訃不敢後期者以其有寵于宣公也故春秋去其公子以貶之繹者祭明日又祭之名所以賓尸也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凡舞入廟必

先文後武舞則必先吹籥然後樂大合而以舞
終焉去籥則不作樂可知矣猶繹之猶與猶朝
于廟之猶同非譏辭也仲遂惡逆不當待以大
臣之禮當時既祭而告諸臣巳不慼于心故任
宣公舉繹而不言亦見人心之公惡耳春秋之
意若謂告既悖禮幸猶知繹然去籥徹樂則與
不繹同矣故檀弓記仲尼之言曰非禮也卿卒
不繹謂仲遂不當以卿禮待之既繹而去籥是
非禮之禮云耳不然是欲爲弒逆大惡之人廢
太廟先公之繹也夫經權合一之謂禮權非聖

人不能用孔子作春秋以定萬世之法乃不權于忠邪之辨而槩以卿卒不繹爲禮焉豈聖人之心哉故不以文害辭辭害意非獨說詩爲然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王氏輯傳曰敬嬴文公妾也稱夫人踵乎成風也哀姜淫乎慶父與弑二名齊桓討而殺之僖公之心必以哀姜不可入宗廟配其父而不敢明言故於成風生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旣僭之以齊其父矣於其歿也豈肯別立宮如仲子

乎有二夫人祔廟自成風始也雖由僖公欲尊其毋而實因哀姜義絶于廟故當時得生此義也此猶漢呂后負劉氏稱制王諸呂而文帝之後諸臣因尊薄姬以配高帝事正同也敬嬴見成風之事欲自附以爲尊襄仲緣季友之迹欲自文以非賊而豈知出姜無罪爲賊臣悖妾所逐歸死毋家非以義絶而不得奉宗廟配先君既不與哀姜同而敬嬴私事襄仲與之殺嫡立庶逐嫡毋僭夫人亦不與成風同惟王室不競中國無伯故得肆行而無忌然哀姜慶父先後

誅而敬嬴襄仲亦後先殞何其相類也孰謂天道遠哉

晉師白狄伐秦

按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俗尚白衣者曰白狄與晉鄰近故晉結爲婚姻非其類矣況晉秦自河曲戰後久已厭兵令共靈俱歿則侵祟報復之怨亦已易世晉胡爲復伐秦乎且糾異類以伐中國婚姻之好何其悖也經不書及偶晉于狄亦狄晉也

楚人滅舒蓼

按舒蓼杜氏云二國非也如舒鳩舒庸之類所謂羣舒也故不言及文公時楚人圍巢羣舒雖俱服楚其國尚在今楚欲疆之故云滅舒蓼偪近中國之南楚彊舒蓼則中國失其南門矣自是入陳圍鄭滅蕭伐宋誰能禦之此聖人之所深憂也故書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胡氏曰先是中華大國齊晉皆亂楚莊始强肆行侵伐觀兵周室鄭伯肉袒北敗晉師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易子此食既之應而五行志

以爲楚鄭分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趙鵬飛氏曰或謂嬴氏殺嫡立庶天譴故雨不克葬此附會之說耳葬定公亦雨不克葬豈亦天譴邪嬴氏之惡不重於文姜而文姜之葬不雨豈天亦私文姜耶其說不根甚矣

按左氏以雨不克葬爲禮穀梁以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爲禮惟孫明復曰雨不克葬譏無備也得之矣蓋有備則當從穀梁之說無備則當從

左氏之說孝子之心必誠必信弗之有悔焉耳

城平陽

高氏曰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用民力也季氏私考曰平陽在魯北鄙近于根牟城之以爲偪根牟計也是時魯與齊睦去晉甚遠謂備晉者非也

楚師伐陳

按前年晉衛侵陳以陳之即楚也今楚伐陳以陳與晉平也中國無伯將誰適從亦難乎其爲小國矣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蔑慶父之孫公孫敖之子是爲孟獻子以慶父係莊公之庶兄故爲孟氏以庶不可先嫡故字曰仲

按仲遂援立宣公但知有齊之可畏而視周天子如贅旒故宣公即位九年屢朝于齊而于京師缺如也今仲遂已歿仲孫蔑必以勤王之禮請于公故即遣蔑如京師可見宣之無王皆出于仲遂而獻子誠魯之賢大夫矣左氏徵聘之

說或未必然

齊侯伐萊

許翰氏曰赤狄北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可見惠公畏强陵弱矣

秋取根牟

按根牟屬魯小國北界于齊前年平陽之城專爲取此計耳夫魯之不競當思修德圖政以振積衰之勢乃僻遠小國取之何益于成敗之數哉故書此以譏之

八月滕子卒

此勝昭公也子壽嗣是爲文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按前年楚伐陳爲陳與晉平也今晉成會四國于扈乃不謀救陳而反遣卿伐之何其悖哉觀書林父帥師則諸侯之不與晉可知而晉成之昏憒甚矣其卒也宜哉會禮已畢故不言卒于會子孺立是爲景公林父荀息之後是爲桓子以其嘗將中行故又爲中行伯扈鄭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季氏私考曰衛成公初年向楚失國出奔君臣交訟兄弟相殘此孔子所謂邦無道之時而甯俞以沉晦全其身者也及復國以來帝丘再造抑狄抗晉國勢驟興境內既安息爭修睦自伐沈之後以至於終身諸侯之事無役不從此皆用甯俞之效也於是爲邦有道矣孰謂衛成公非賢君哉子速嗣是爲穆公

按魯與晉衛滕同姓之國也而葬皆不會何哉說者謂衛事晉謹魯有黑壤之怨于晉故并疏之則滕昭曾背宋朝魯何亦不葬哉此可見宣

公之怠于睦族交隣矣

宋人圍滕

按文十二年滕昭公背宋朝魯時宋內有國亂外被楚兵故未暇伐今昭公方卒宋伐喪爲不仁魯不救爲不義貶宋稱人而魯亦不能無媿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按左傳楚子爲厲之役杜預註云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既成鄭伯逃歸故不以黑壤與戎而遂稱厲之役者志恨也是時晉景方立未修伯

業卻缺雖救之而不能定然書救者與之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按洩冶以靈公宣淫直諫而死故稱國稱大夫殺無罪也趙氏譏其薦圭璧于泥塗爲疎觸虎狼以取死爲不智固非正論胡康侯又云仕昏亂之朝者異姓當如宋子哀貴戚當如魯叔肹此皆誤認家語之說爲眞孔子之言耳夫君子出處語默惟其時而已必于潔身遠害與必于出身犯難者皆非正道也洩冶之諫直而不激固非鬻拳先軫國武子之比亦豈貪位慕祿懷

寵而不去者乎必爲子哀叔肸而後可則忠言不入于耳淫虐之君靡所不至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終